

宋江



水浒传

下

名家汇评本

李贽 金圣叹等 评
宋杰 辑

鲁智深

林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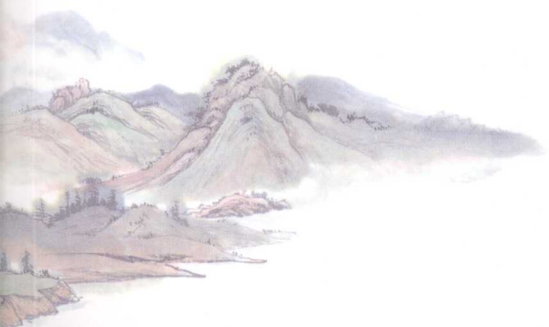
朱仝

卢俊义



跟名家一起读《水浒传》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水浒传

名家汇评本

李贽 金圣叹等 评
宋杰 辑

下

跟名家一起读《水浒传》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

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“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，便可破得高廉。”宋江道：“前番戴宗去了几时，全然打听不着，却那里去寻？”吴用道：“只说蓟州，有管下多少县治、镇市、乡村、他须不曾寻得到。我想公孙胜他是个学道的人，必然在个名山大川，洞天真境居住。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山川去处寻觅一遭，不愁不见他。”宋江听罢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，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。戴宗道：“小可愿往，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。”【金批】非院长怕途中寂寞，正耐庵怕文章寂寞也。吴用道：“你作起‘神行法’来，谁人赶得上？”戴宗道：“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便走得快了。”李逵便道：【金批】院长真说得快，大哥又接得快。“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。”【容批】此公出去定有妙处。戴宗道：“你若要跟我去，须要一路上吃素，都听我的言语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个有甚难处，【金批】今日不曾难，真是不难；后日难起来，真是不易。铁牛真是心直口直。我都依你便了。”宋江、吴用分付道：“路上小心在意，休要惹事。若得见了，早早回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打死了殷天锡，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，我如何不要救他！今番并不许惹事了！”【芥批】活佛。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缚了包裹，拜辞宋江并众人，离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蓟州来。

走得二三十里，李逵立住脚道：“大哥，买碗酒吃了走也好。”【容批】来了。戴宗道：“你要跟我作‘神行法’，须要只吃素酒。”李逵笑道：“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。”【容批】妙。戴宗道：“你又来了。今日已晚，且向前寻个客店宿了，明日早行。”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，天色昏黑，寻着一个客店歇了，烧起火来做饭，沽一角酒来吃。李逵搬一碗素饭并一碗菜汤来房里与戴宗吃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何不吃饭？”李逵应道：“我且未要吃饭哩。”【金批】看他说谎，铁牛苦心。戴宗寻思：“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。”戴宗自把菜饭吃了，悄悄地来后面张时，见李逵讨两角酒，一盘牛肉，立着在那里乱吃。【金批】两角酒，一盘牛肉，自不必说；妙处乃在乱吃，字与立着字，话写出铁牛饥肠馋吻，又心慌智乱也。戴宗道：“我说甚么！且不要道破他，明日小小地要他耍便了。”【容批】恶人。戴宗先去房里睡了。李逵吃了一回酒肉，恐怕戴宗问他，也轻轻的来房里睡了。【芥批】直人做事少曲处，必自知过，不做呆胆大。到五更时分，戴宗起来，叫李逵打火，做些素饭吃

宋江的将才常常由于他粗心和轻举妄动而大损其美。例如，他的容易急躁、冲动的性格和计划不周的进攻常在众多的战役中招致重大的挫折。（浦安迪：《明代小说四大奇书》）

此篇又处处用对锁作章法，乃至一字不换，皆惟恐读者堕落科诂一道去故也。（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回评）

此篇如拍桌溅面一段，不省说甚一段，皆作者呕心失血而得，不得草草读过。（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回评）

吾闻文章之家，固有所谓避实取虚之法矣。今兹略于破高廉，而详于取公孙，意者其用此法与？然业已略于高廉，而详于公孙，则何不并略公孙，而特详于公孙之师？盖所谓避实取虚之法，至是乃为极尽其变，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见借，助成局段者也。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诨，皆所以衬出真人；衬出真人，正所以衬出公孙也。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，而徒李大哥科诨之是求，此真东坡所谓士俗不可医，吾未如之何也。（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回评）

了。各分行李在背上，算还了房宿钱，离了客店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说道：“我们昨日不曾使‘神行法’，今日须要赶程途，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，我与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”戴宗取四个甲马去李逵两只腿上缚了，分付道：“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。”戴宗念念有词，吹口气在李逵腿上，李逵拽开脚步，浑如驾云的一般，飞也似去了。戴宗笑道：“且着他忍一日饿！”【容批】也妙。戴宗也自拴上甲马，随后赶来。

李逵不省得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，那当得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，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，脚底下如云催雾赶。李逵怕将起来，几遍待要住脚，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，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，脚不点地只管走去了。看见酒肉饭店，连排飞也似过去，又不能够人去买吃。李逵只得叫：“爷爷，【袁批】此是望空叫。且住一住！”看看走到红日平西，肚里又饥又渴，越不能够住脚，惊得一身臭汗，气喘做一团。戴宗从背后赶来，叫道：“李大，怎的不买点点心吃了去？”【容批】恶。李逵应道：“哥哥，救我一救！饿杀铁牛了！”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。【容批】恶。李逵叫着：“我不能够住脚买吃，你与我个充饥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立住了与你吃。”【金批】恶。李逵伸着手，只隔一丈来远近，只接不着。李逵叫道：“好哥哥！【金批】哥哥上又加好字，哀切之至，如闻其声。且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便是今日有些跷蹊，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。”李逵道：“阿也！我这鸟脚不由我半分，只管自家在下边奔了去！不要讨我性发，把大斧砍了下来！”【金批】以大斧吓自家之脚，妙语，非李大哥不能道。戴宗道：“只除是恁的般方好，【容批】恶。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也不能住。”李逵道：“好哥哥！休使道儿耍我！砍了腿下来，把甚么走回去？”【容批】砍了腿下来，只怕人笑，不怕自哭，也奇，写李大哥偏用又憨又猾之笔，令人绝倒。戴宗道：“你敢是昨夜不依我，今日连我也奔不得住。你自奔去。”李逵叫道：“好爷爷！【金批】哥哥二字换作爷爷越哀越切情事如画。你饶我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我的这法不许吃荤，第一戒的是牛肉，若还吃了一块牛肉，直要走一世方才得住。”【容批】妙。李逵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，其实偷买五七斤牛肉吃了！正是怎么好！”【容批】痴子。戴宗道：“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，你这铁牛害杀我也！”李逵听罢，叫起撞天屈来。戴宗笑道：“你从今已后只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罢得这法。”李逵道：“老爹！【金批】看他口中无论无次，哀切如画。你快说来，看我依你！”【金批】看我依你，妙语非李大哥能道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今后但吃时，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！”【金批】此语至今已成烂熟恶贱之句，然在此处读之，宛然新出于口，何也？我见哥哥会吃素，铁牛却其实烦难，【袁批】真人说真语。因此上瞒着哥哥试一试。今后并不敢了。”戴宗道：“既是恁地，饶你这一遍。”赶上一步，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

拂，喝声“住！”李逵应声立定。戴宗道：“我先去，你且慢慢的来。”【容批】恶。李逵正待抬脚，那里移得动，拽也拽不起，一似生铁铸就了的。李逵大叫道：“又是苦也！哥便再救我一救！”【金批】其辞宛转哀切，的的画出妙人。戴宗转回头来，笑道：“你方才罚咒真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你是我亲爷，【金批】由哥哥改作好哥哥，由好哥哥改作好爷爷，由好爷爷改作老爹，由老爹改作亲爷，可谓无论无次，无所不叫矣。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今番真个依我？”便把手绾了李逵，喝声“起。”两个轻轻地走了去。李逵道：“哥哥可怜见铁牛，早歇了罢！”见个客店，两个人来投宿。戴宗、李逵入到房里，去腿上卸下甲马，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。问李逵道：“今番却如何？”李逵扞着脚，叹气道：“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！”【容批】妙。

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，烧汤洗了脚，上床歇息。睡到五更，起来洗漱罢，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两个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，戴宗取出甲马道：“兄弟，今日与你只缚两个，教你慢行些。”李逵道：“亲爷！我不要缚了！”戴宗道：“你既依我言语，我和你干大事，如何肯弄你？你若不依我，教你一似夜来，只钉住在这里，【容批】一味行得住不得，又收拾李大不来，妙处全在住得。直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，回来放你！”李逵慌忙叫道：“你缚！你缚！”戴宗与李逵当日各只缚两个甲马，作起“神行法”，扶着李逵同走。原来戴宗的法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，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，吃了便行。

话休絮繁，两个用“神行法”，不旬日，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。次日，两个人进城来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仆者。绕城中寻了一日，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，两个自回店里歇了。次日，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，绝无消耗。李逵心焦，骂道：“这个乞丐道人却鸟躲在那里！”【容批】妙人快人。我若见时，脑揪将去见哥哥！”戴宗歇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便不记得吃苦！”【容批】也妙。李逵陪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要。”【袁批】画出两个说话的脸来。戴宗又埋怨了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话。两个又来店里歇了。次日早起，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。戴宗但见老人，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，并无一人认得。戴宗也问过数十处。

当日晌午时分，两个走得肚饥，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，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。只见里面都坐满，没一个空处。戴宗、李逵立在当路。过卖问道：“客官要吃面时，和这老人合坐一坐。”【金批】只是轻轻地落出一笋，绝不见斧削之迹。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副大座头，便与他施礼，唱个喏，两个对面坐了，李逵坐在戴宗肩下，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。戴宗道：“我吃一个，你吃三个不少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不济事！发做六个来，我都包办！”【容批】直人快人。过卖见了也笑。等了半

高廉而有妖法耶？高廉而有妖法，何不取天书以剪除神兵，犹仆仆令太保寻访入云龙，有同于三请诸葛耶？一清脱离山泊，皈依真人，同进道果，何因再上邯鄲，共助忠臣义士耶？其助乱臣贼子耶？抑天上有做强盗神仙耶？（王望如：《评论出像水浒传》回评）

《水浒传》至于战法阵图，人情土俗，百工技艺，无所不有，真搜罗殆尽，一无遗漏也。更可喜者，如以一丈青配合王矮虎，王定六追随郝保四，一长一短，一肥一瘦，天地悬绝，真堪绝倒。文思之巧，乃至是哉！（怀林：《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》）

日，不见把面来，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，心中已有五分焦躁。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，放在合坐老人面前。那老人也不谦让，拿起面来便吃。【金批】只李逵一拍，看他曲曲写来，誓不肯作直笔。那份面却热，老儿低着头，伏桌儿吃。李逵性急，叫一声：“过卖！”骂道：“却教老爷爷等了这半日！”把那桌子只一拍，溅那老人一脸热汁，那分面都泼翻了。老儿焦躁，便起来揪住李逵，喝道：“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！”李逵捻起拳头，要打老儿。戴宗慌忙喝住，与他陪话，道：“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。小可陪丈丈一分面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客官不知，老汉路远，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，迟时误了程途。”【金批】李逵性急，皆以生事，到此处反能急出老人之言而知孙胜之家，观急性者而有可用之处。戴宗问道：“丈丈何处人氏？却听谁人讲甚么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二仙山下人氏，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，听山上罗真人讲说‘长生不死’之法。”戴宗寻思：“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？”便问老人道：“丈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么？”老人道：“客官问别人定不知，多有人不认得他。老汉和他是邻舍。他只有个老母在堂。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，此时唤做公孙一清。如今出姓，都只叫他清道人，不叫做公孙胜，此是俗名，无人认得。”【芥批】此处才解得黄泥冈公案，有此远神映照，却又不说破，真好文心。戴宗道：“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！”又拜问丈丈：“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？清道人在家么？”老人道：“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。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，他本师如何放他离左右！”戴宗听了大喜，连忙催赶面来吃，和那老人一同吃了，算还面钱，同出店肆，问了路途。戴宗道：“丈丈先行，小可买些香纸也便来也。”老人作别去了。

写李逵色色绝倒，真是化工肖物之笔。他都不必具论，只如逵还有兄李达，便定然排行第二也，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，直等急切中移名换姓时，反称作李二，谓之乖觉。试想他肚里，是何等没分晓。（金圣叹：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）

戴宗、李逵回到客店里，取了行李包裹，再拴上甲马，离了客店，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。戴宗使起“神行法”，四十五里，片时到了。二人来到县前，问二仙山时，有人指道：“离县投东，只有五里便是。”两个又离了县治，投东而行，果然行不到五里，早来到二仙山下。见个樵夫，戴宗与他施礼，说道：“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？”樵夫指道：“只过这个山嘴，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。”两个抹过山嘴来，见有十数间草房，一周围矮墙，墙外一座小小石桥。两个来到桥边，见一个村姑，提一篮新果子出来。【容批】好点缀。戴宗施礼问道：“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，清道人在家么？”村姑答道：“在屋后炼丹。”戴宗心中暗喜。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去树多处躲一躲，待我自入去见了他却来叫你。”

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，一带三间草房，门上悬挂一个芦帘。戴宗咳嗽了一声，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。戴宗当下施礼道：“告禀老娘，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。”婆婆问道：“官人高姓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姓戴名宗，从山东到此。”婆婆道：“孩儿出外云游，不曾还家。”

【余批】此段公孙胜母推儿出外之故，乃恐其子复入梁山，亦公孙胜未先嘱之也。戴宗道：“小可是旧时相识，要说一句紧要的话，求见一面。”婆婆道：“不在家里，有甚话说，留下在此不妨，待回家自来相见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再来。”就辞了婆婆，却来门外对李逵道：【客批】有计算。“今番须用着你，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，如今你可去请他。他若说不在时，你便打将起来，却不得伤犯他老母，【袁批】好做法。我来喝住你便罢。”

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，插在两胯下，入得门里，大叫一声“着个出来。”【袁批】便与咳嗽不同。婆婆慌忙迎着问道：“是谁？”见了李逵睁着双眼，先有八分怕他，问道：“哥哥有甚话说？”李逵道：“我乃梁山泊黑旋风，奉着哥哥将令，教我来请公孙胜。你叫他出来，佛眼相看；若还不肯出来，放一把鸟火，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！”又大叫一声“早早出来。”婆婆道：“好汉莫要恁地。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，自唤做清道人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只叫他出来，我自认得他鸟脸！”婆婆道：“出外云游未归。”李逵拔出大斧，先砍翻一堵壁。婆婆向前拦住，李逵道：“你不叫你儿子出来，我只杀了你！”拿起斧来便砍。

把那婆婆惊倒在地。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将出来，叫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只见戴宗便来喝道：“铁牛！如何吓倒老母！”【金批】看他用两只眼，便知都从李逵眼中写出，笔法之妙如此。戴宗连忙扶起。李逵撇了大斧，便唱个喏道：“阿哥休怪。不恁地你不肯出来。”

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，【金批】写公孙胜好。若写宋江，便要跪问其母不已，埋怨李逵不已矣。却出来拜请戴宗、李逵，邀进一间净室坐下，问道：“亏二位寻得到此。”戴宗道：“自从哥哥下山之后，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，并无打听处，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。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，致被知府高廉两阵用妖法赢了，无计奈何，只得教小可和李逵径来寻请足下。绕遍蓟州，并无寻处。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。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，老母只是推却，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来。这个太莽了些，望乞恕罪。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，请哥哥便可行程，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贫道幼年飘荡江湖，多与好汉们相聚。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，非是昧心，一者母亲年老，无人奉侍，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。恐怕山寨有人寻来，故意改名清道人，隐居在此。”戴宗道：“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，哥哥慈悲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公孙胜道：“干碍老母无人养赡，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？其实去不得了。”【余批】公孙胜一见李逵、戴宗，便有思见公明之心，奈师、母之情难抛，故以推之，此实情也。戴宗再拜恳告。公孙胜扶起戴宗，说道：“再容商议。”公孙胜留戴宗、李逵在净室里坐定，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。三个吃了一回，戴宗又苦苦哀告道：“若是哥哥不肯去时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，山寨大义从

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，备员而已。（金圣叹：《读第五才子书法》）

宋江都在承认他预谋害人之事的同时恳求其受害人“共兴大义”，这不但表明其纳士的方法本身不可取，而且严重贬损了梁山泊一群人口口声声宣称的崇高理想。（浦安迪：《明代小说四大奇书》）

此休矣！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。若肯容许，便一同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只今便去启问本师。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宽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”【金批】亦先逗出一宵二字。戴宗道：“公明在彼，一日如度一年，烦请哥哥便问一遭。”

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、李逵离了家里，取路上二仙山来。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，来到半山里，却早红轮西坠。松阴里面一条小路，直到罗真人观前，见有朱红牌额，上写着“紫虚观”三个金字。三人来到观前着衣亭上，整顿衣服，从廊下入来，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。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，报知罗真人。传法旨，教请三人入来。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、李逵到松鹤轩内，正值真人朝真才罢，坐在云床上。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，躬身侍立。戴宗当下见了，慌忙下拜。李逵只管光着眼看。【金批】有戴宗，不可无李逵，写得各极其妙。罗真人问公孙胜道：“此二位何来？”公孙胜道：“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，山东义友是也。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，有兄宋江，特令二弟来此呼唤。弟子未敢擅便，故来禀问我师。”【余批】观公孙胜二人恳告罗真人，此尊师之礼当如此也。罗真人道：“一清既脱火坑学炼长生，何得再慕此境？”戴宗再拜，道：“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，破了高廉便送还山。”罗真人道：“二位不知，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。汝等自下山去商议。”【金批】不因此一跌，安得生出下文绝奇文字来。看官须感激真人，莫便错怪真人也。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，离了松鹤轩，连晚下山来。

李逵问道：“那老仙先生说甚么？”【芥批】好称呼，从来未有。戴宗道：“你偏不听得！”李逵道：“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做声。”【容批】妙。戴宗道：“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！”李逵听了，叫起来道：“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，我又吃了若干苦，寻见了，却放出这个屁来！”【容批】妙。莫要引老爷性发，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把那老贼道倒直撞下山去！”【容批】快人。戴宗瞅着道：“你又要钉住了脚！”李逵陪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要。”

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，当夜安排些晚饭。戴宗和公孙胜吃了。李逵却只呆想，不吃。【金批】偷吃牛肉，便吃五七斤；同吃壮面，便吃五六斤；干事不成，便只呆想不吃。李大哥诚乃无处不是。公孙胜道：“且权宿一宵，明日再去恳告本师。若肯时，便去。”戴宗只得叫了安置，收拾行李，和李逵来净室里睡。

这李逵那里睡得着，捱到五更左侧，轻轻地爬将起来，【金批】李逵又有轻轻之日，妙人妙绝。听那戴宗时，正鼾鼾的睡熟，自己寻思道：“却不是干鸟气么？你原是山寨里人，【袁批】妙妙。却来问甚么鸟师父！我本待一斧砍了，出口鸟气，不争杀了他，却又请那个去救俺哥哥？”又寻思道：“设使明朝那厮又不肯，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？【容

批】真忠义。我只是忍不得了，莫若杀了那个老贼道，教他没问处，【袁批】妙妙。只得和我去？”【容批】妙算。

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，轻轻地开了房门，乘着星月明朗，一步步摸上山来。到得紫虚观前，却见两扇大门关了，傍边篱墙喜不甚高。李逵腾地跳将过去，开了大门，一步步摸入里面来，直至松鹤轩前，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。李逵爬上来，搦破纸窗张时，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，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【金批】香也，却从李替眼中写成四字，用笔之妙，几于出入神化矣。两枝蜡烛点得通亮。李逵道：“这贼道！却不是当死！”一趔趄过门边来，把手只一推，扑的两扇亮牖齐开。李逵抢将入去，提起斧头，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只一劈，早斫倒在云床上。【余批】李逵以一勇之私，妄杀罗真人，而真人先将净瓶化其身遇之，乃道术之法有先知之见。李逵看时，流出白血来，笑道：“眼见得这贼道是童男子身，顾养得元阳真气，不曾走泄，正没半点的红。”【容批】趣事趣话趣人，无所不趣。李逵再仔细看时，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，一颗头直砍到项下。【袁批】说得真，写得细，亦照捻碎语，俱堪绝倒。李逵道：“这个人只可驱除了他！先不烦恼公孙胜不去！”便转身，出了松鹤轩，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。只见一个青衣童子，拦住李逵，【袁批】添一个童子，文字才不单薄。喝道：“你杀了我本师，待走那里去！”李逵道：“你这个小贼道！也吃我一斧！”手起斧落，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。李逵笑道：“如今只好撒开！”径取路出了观门，飞也似奔下山来。到得公孙胜家里，闪入来，闭上了门，净室里听戴宗时，兀自未觉，【袁批】小小处亦相应，没破绽。李逵依前轻轻地睡了。

直到天明，公孙胜起来，安排早饭相待两个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，恳告真人。”李逵听了，咬着唇冷笑。三个依原旧路，再上山来。入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，见两个童子，公孙胜问道：“真人何在？”童子答道：“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。”李逵听说，吃了一惊，把舌头伸将出来，半日缩不入去。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，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。李逵暗暗想道：“昨夜我敢是错杀了？”【容批】趣。罗真人道：“汝等三人又来何干？”戴宗道：“特来哀告我师慈悲救取众人免难。”罗真人便道：“这黑大汉是谁？”【金批】此一问，真乃陡然相通，下文却变出趣事，文情转变，令人不测。戴宗答道：“是小可义弟，姓李名逵。”真人笑道：“本待不教公孙胜去，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”【袁批】谑谈，却又是真话。戴宗拜谢，对李逵说了，李逵寻思：“那厮知道我要杀他，却又鸟说！”

只见罗真人道：“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，如何？”三个谢了。戴宗寻思：【金批】李逵寻思，戴宗寻思，总写真人小小狡狴，便令二人地不颠倒。“这罗真人，又强似我的‘神行法’！”【容批】好点缀。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。戴宗道：“上告我师，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

李和尚曰：有一村学究道，李逵太凶狠，不该杀罗真人；罗真人亦无道气，不该磨难李逵。此言真如放屁。不知《水浒传》文字当以此回为第一，试看种种摹写处，那一事不趣？那一言不趣？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，既是趣了，何必实有是事，并实有是人？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，岂不令人笑杀！（李贽：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》回评）

罗真人处
固妙绝千古，
戴院长处亦令
人绝倒，每读
至此，喷饭满
案。（李贽：
《李卓吾先生批
评忠义水浒传》
回评）

够到高唐州？”罗真人便起身，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。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：“一清可登。”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。罗真人把袖一拂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化作一片红云，载了公孙胜，冉冉腾空便起，离山约有二十余丈。罗真人唤声“住！”那片红云不动。却铺下一个青手帕，教戴宗踏上，喝声“起！”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，载了戴宗，起在半空去了。那两片青红二云，如芦席大，起在天上转，李逵看得呆了。【袁批】此回纯以科诨成文，此处又从百忙里演出半回剧译，使人绝倒。

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，铺在石上，唤李逵踏上。李逵笑道：“你不是耍？若跌下来，好个大疙瘩！”罗真人道：“你见二人么？”李逵立在手帕上。罗真人喝一声“起！”那手帕化作一片白云，飞将起去。李逵叫道：“阿也！我的不稳，放我下来！”【芥批】如闻其声。罗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那青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。戴宗拜谢，侍立在右手，公孙胜侍立在左手。李逵在上面叫道：“我也要撒尿撒尿，你不着我下来，我劈头便撒下来也！”【金批】反以劈头唬吓人，绝倒。罗真人问道：“我等自是出家人，不曾恼犯了你，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，人来把斧劈我？若是我无道德，已被杀了。又杀了我一个道童。”李逵道：“不是我，你敢是错认了！”【容批】好白赖。罗真人笑道：“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，其心不善，且教你吃些磨难！”【余批】真人将李逵此段报仇，人言出家之人不计其恶，观此即亦怀恨也。把手一招，喝声“去！”一阵恶风，把李逵吹入云端里。只见两个黄巾力士押着李逵，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，下头房屋树木一似连排曳去的，脚底下如云催雾赶，正不知去了多少远，吓得魂不着体，手脚摇战。忽听得刮刺刺地响一声，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。

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，【袁批】事似戏，偏着个名字，认真得好。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，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，众皆吃惊。马知府见了，叫道：“且拿这厮过来！”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，把李逵驱至当前。马府尹喝道：“你这厮是那里妖人？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？”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马知府道：“必然是个妖人！”教：“去取些法物来！”牢子、节级将李逵捆翻，驱下厅前草地里。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；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。李逵口里、耳朵里都是狗血、尿、屎。【袁批】写得淋漓好笑。李逵叫道：“我不是妖人，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！”【容批】李大哥原有智，谁说他一味鲁莽。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。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，再驱李逵到厅前。早有吏人禀道：“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，若是他的从者，不可加刑。”马府尹笑道：“我读千卷之书，【容批】未必。每闻今古之事，【袁批】形容腐儒口谈亦佳。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；即系妖人！牢子，与我加力打那厮！”众

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【袁批】二语搭着活神仙，便有情。马知府喝道：“你那厮快招了妖人，便不打你！”李逵只得招做“妖人李二”。取一面大枷钉了，押下大牢里去。李逵来到死囚狱里，说道：“我是值日神将，如何枷了我？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！”那押牢节级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，谁不钦服，都来问李逵：“你端的是甚么人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是罗真人亲随值日神将，因一时有失，恶了真人，把我撇在此间，教我受些苦难。三两日必来取我。【袁批】是假话，却成真话。你们若不把些酒肉来将息我时，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！”那节级、牢子见了他说，倒都怕他，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。李逵见他们害怕，越说起风话来。牢里众人越怕了，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，换些干净衣裳。李逵道：“若还缺了我酒肉，我便飞了去，教你们受苦！”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。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提。

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。戴宗只是苦苦哀告，求救李逵。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，动问山寨里事务。戴宗诉说晁天王、宋公明仗义疏财，专只替天行道，誓不损害忠臣烈士、孝子贤孙、义夫节妇，许多好处。罗真人听罢默然。一住五日，戴宗每日磕头礼拜，求告真人，乞救李逵。罗真人道：“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，休带回去！”戴宗告道：“真人不知，这李逵虽是愚蠢，不省礼法，也有些小好处：【芥批】好到极处，犹以为小，羞杀世人，骂杀世人。第一，耿直，分毫不肯苟取于人。第二，不会阿谀于人，虽死其忠不改。第三，并无淫欲邪心、贪财背义、敢勇当先。【金批】明明分出第一第二第三，而其文拉杂无辨，一见戴宗心忙口乱，一见李逵赞叹不尽也。

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。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，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。”罗真人笑道：“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，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，故罚他下来杀戮。吾亦安肯逆天，坏了此人？【容批】不合说破。只是磨他一会，我叫取来还你。”戴宗拜谢。罗真人叫一声“力士安在？”就松鹤轩前起一阵风。风过处，一尊黄巾力士出现，躬身禀覆：“我师有何法旨？”罗真人道：“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，罪业已满。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，速去速回。”力士声喏去了，约有半个时辰，从虚空中把李逵撇将下来。戴宗连忙扶住李逵，问道：“兄弟，这两日在那里？”李逵看了罗真人，只管磕头拜说：“亲爷爷，铁牛不敢了也！”罗真人道：“你从今以后可以戒性，竭力扶持宋公明，休生歹心。”李逵再拜道：“你是我的亲爷，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！”戴宗道：“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？”李逵道：“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，被他府里众人拿住。那个鸟知府我是妖人，捉翻我，捆了，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尿淋我一头一身，打得我两腿肉烂，把我枷了，下在大牢里去。众人问我：‘是何神将，从天上落下来？’【袁批】解出前语有根。只吃我说道：‘罗真人的亲随值日神将。

李逵粗鲁极矣。此番为戴宗法马所缚，又为真人神术所困，然究竟龙不能降，虎不能伏者，其性与人殊也。（王望如：《评论出像水浒传》回评）

戴宗千拜万求，不如李逵三四板斧，义气十分愤激。罗真人说：看李逵面上，教公孙胜去。虽是谗语，却是实话。（袁无涯：《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》回评）

罗真人有遁法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，与圣人之遁学殊途而同归。李逵班门弄斧，得不业因自现？然困苦之、磨折之，而终不诛戮之者，意者天纵杀星，未便轻死耶？（王望如：《评论出像水浒传》回评）

因有些过失，罚受此苦，过三二日，必来取我。’虽是吃了一顿棍棒，却也许得些酒肉。【容批】趣。那厮们惧怕真人，却与我洗浴，换了一身衣裳。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，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，把枷锁开了，喝我闭眼，一似睡梦中，直扶到这里。”公孙胜道：“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，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。”李逵听了，叫道：“活佛！【金批】自好哥、老爷、亲爷以至活佛，不伦不次，信口而出，妙人妙绝。你何不早说，【容批】趣。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！”只顾下拜。【金批】反责他人，妙人妙绝。戴宗也再拜恳告道：“小可端的来得多日了，高唐州军马甚急，望乞师父慈悲，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”罗真人道：“我本不教他去，今为汝大义为重，权教他去走一遭。我有片言，汝当记取。”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。正是：满怀济世安邦愿，来作乘鸾跨凤人。

毕竟罗真人对公孙胜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人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

话说当下罗真人道：“弟子，你往日学的法术，却与高廉一般。吾今特授与汝五雷天心正法，依此而行，可救宋江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。你的老母，我自使人早晚看视，勿得忧念。【金批】独此母不入出泊，为一部书之所无。汝本上应天间星数，以此暂容汝去一遭。切须专持从前学道之心，休被人欲摇动，误了自己脚下大事。”公孙胜跪受了诀法，便和戴宗、李逵拜辞了罗真人，别了众道伴下山。归到家中，收拾了宝剑二口并铁冠道衣等物了当，拜辞老母，离山上路。

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，戴宗道：“小可先去报知哥哥，【金批】好，又显事急，又显神足。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，却得再来相接。”【芥批】为汤隆用缓局，且不为柴进，用急着，认汤隆枝节长，放不得认真人手怕，院长甲鸟相驳。公孙胜道：“正好。贤弟先往报知，吾亦赶行来也。”戴宗分付李逵道：“于路小心服侍先生，但有些差池，教你受苦。”李逵答道：“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，我如何敢轻慢了他！”【容批】趣。戴宗拴上甲马，作起“神行法”来，预先去了。

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，取大路而行，到晚寻店安歇。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，十分小心服侍公孙胜，那里敢使性。【容批】李大哥才是个真人，罗真人反未必真。两个行了三日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武冈镇，只见街市人烟辏集。公孙胜道：“这两日于路走得困倦，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。”李逵道“也好。”却见驿道傍边一个小酒店，两个人来店里坐下。公孙胜坐了上首，李逵解了腰包，【金批】

单写李逵解包，便显得先生如此其敬也。下首坐了，叫过卖一面打酒，就安排些素馔来吃。公孙胜道：“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？”过卖道：“我店里只卖酒肉没有素点心。市口人家有枣糕卖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买些来。”【芥批】每于小小事上生出情节来，只是贵真不造。便去包内取了铜钱，径投市镇上买来买了一包枣糕。

欲待回来，只听得路傍侧首，有人喝采道：“好气力！”【金批】李大哥耳边忽然有此三字，虽欲不生出事来，不可得也。李逵看时，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，把铁瓜锤在那里使，众人看了喝采他。李逵看那大汉时，七尺以上身材，面皮有麻，鼻子上一条大路。李逵看那铁锤时，约有三十来斤。那汉使得发了，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，把那石头打做粉碎，众人喝采。李逵忍不住，便把枣糕揣在怀里，便来拿那铁锤。【金批】此一拿正是端详铁锤，不是轻觑大汉，写李大哥不肯一笔轻薄，是此书手法。那汉喝道：“你是甚么鸟人，敢来拿我的锤！”李逵道：“你使得甚么鸟好，教众人喝采？看了到污眼！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。”【金批】胸中实实爱惜，只因他出口轻薄，便亦接口轻薄之，真乃一片天趣。那汉道：“我借与你，你若使不动时，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！”李逵接过瓜锤，如弄弹丸一般，使了一回，轻轻放下，面又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内不喘。那汉看了，倒身便拜，说道：“愿求哥哥大名。”

李逵道：“你家在那里住？”【袁批】一边问名，一边却问家，妙甚。那汉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，见一把锁锁着门。那汉把钥匙开了门，请李逵到里面坐地。李逵看他房里都是铁砧、铁锤、火炉、钳、凿、家伙，寻思道：“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，山寨里正用得着，何不叫他也去入伙？”【袁批】只为宋江好贤，故弟兄内极粗莽的亦有此念。”李逵又道：“汉子，你通个姓名，教我知道。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姓汤名隆，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，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【芥批】又一提。帐前叙用。近年父亲在任亡故，小人贪赌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。入骨好使枪棒，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，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。敢问哥哥高姓大名？”李逵道：“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。”汤隆听了再拜道：“多闻哥哥威名，谁想今日偶然得遇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！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，教你也做个头领。”【容批】李大哥原具眼原怜才，原肯荐贤。汤隆道：“若得哥哥不弃，肯带携兄弟时，愿随鞭镫。”就拜李逵为兄。李逵认汤隆为弟。【金批】一片恩爱，与他人结拜不同。汤隆道：“我又无家人伴当，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，表结拜之意。今晚歇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，耽搁不得，只可如今便行。”汤隆道：“如何这般要紧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不知，宋公明哥哥见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，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。”汤隆道：“这个师父是谁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且休问，快收拾了去。”【金批】

请得公孙胜后，三人一同赶回，可也。乃戴宗忽然先去者，所以为李逵买枣糕地也。李逵特买枣糕者，所以为结识汤隆地也。李逵结识汤隆者，所以为打造钩镰枪地也。夫打造钩镰枪，以破连环马也。连环马之来，因为高廉报仇也；高廉之死，则死于公孙胜也。今公孙胜则犹未去也。公孙胜未去，是高廉未死也；高乃今李逵已预结识也，为结识故，已预买糕也；为买糕故，戴宗亦已预去也。夫文心之曲，至于如此，洵鬼神之所不得测也。（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回评）

来得迅疾，结得迅疾，真正绝奇文字。汤隆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，戴上毡笠儿，跨了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弃了家中破房旧屋，粗重家伙，跟了李逵，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。

公孙胜埋怨道：“你如何去了许多时！再来迟些，我依前回去了。”李逵不敢做声回话，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，备说结义一事。【金批】活写出新得兄弟，分外快活来。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，心中也喜。李逵取出枣糕，叫过卖将去整理。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，吃了枣糕，算还了酒钱。李逵、汤隆各背上包裹，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，迤迤望高唐州来。

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，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。公孙胜见了大喜，连忙问道：“近日相战如何？”戴宗道：“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，【金批】陡然接出，擒纵在手。每日引兵来搦战。哥哥坚守不敢出敌，只等先生到来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李逵引着汤隆，拜见戴宗，说了备细。【金批】活写出新待兄弟快活来。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。离寨五里远，早有吕方、郭盛引一百余骑军马迎接着。四人都上了马，一同到寨。宋江、吴用等出寨迎接。各施礼罢，摆了接风酒，叙问间阔之情，请入中军帐内。众头领亦来作庆。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、吴用并众头领等。【金批】活写出新得兄弟分外快活来。讲礼已罢，寨中且做庆贺筵席。【金批】上文与公孙作庆已过，此正是庆李逵之得汤隆也。

次日，中军帐上，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。公孙胜道：“主将传令，且着拔寨都起，看敌军如何，小弟自有区处。”当日宋江传令各寨一齐引军起身，直抵高唐州城壕，下寨已定。次早五更造饭，军人都披挂衣甲。宋公明、吴学究、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，摇旗擂鼓，呐喊筛锣，杀到城下来。

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，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，早晨都披挂了衣甲，便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校出城迎敌。两军渐近，旗鼓相望，各摆开阵势。两阵里花腔鼙鼓擂，杂彩绣旗摇。宋江阵门开处，分出十骑马来，雁翅般摆开在两边。左手下五将：花荣、秦明、朱仝、欧鹏、吕方；右手下五将是：林冲、孙立、邓飞、马麟、郭盛。中间三个总军主将，三骑马出到阵前。【金批】绝妙军容。看对阵金鼓齐鸣，门旗开处，也有二三十个军官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，立马门旗之下，厉声喝骂道：“你那水洼草贼，既有心要来厮杀，定要见个输赢！走的不是好汉！”宋江问一声：“谁人出马立斩此贼？”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，直至垓心。高廉见了，喝问道：“谁与我直取此贼去？”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，唤做薛元辉，使两口双刀，骑一匹劣马，飞出垓心，来战花荣，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，花荣拨回马，望本阵便走。薛元辉纵马舞刀，尽力来赶。花荣略带住了马，

拈弓取箭，扭转身躯，只一箭，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。两军齐呐喊。

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，急去马鞍前取下那面聚兽铜牌，把剑去击。那里敲得三下，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，罩得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。喊声起处，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。众军恰待都起，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，指着敌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一道金光射去，那伙怪兽毒虫都就黄沙中乱纷纷坠于阵前。众军人看时，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，黄沙尽皆荡散不起。【金批】此等处看他只略叙，不肯极力铺张，皆特避俗笔也。宋江看了，鞭梢一指，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。但见人亡马倒，旗鼓交横。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。【余批】观公孙胜用此法而受收高廉，正所谓邪不能胜正之说。宋江军马赶到城下，城上急拽起吊桥，闭上城门，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。宋江叫且鸣金，收聚军马下寨，整点人数，各获大胜。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，随即赏劳三军。

次日，分兵四面围城，尽力攻打。公孙胜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，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。今日攻击得紧，那厮夜间必来偷营劫寨。今晚可收军一处，至夜深，分去四面埋伏。这里虚扎寨栅，教众将只听霹雳响，看寨中火起，一齐进兵。”传令已了，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，都收四面军兵还寨，却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。看看天色渐晚，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，四面埋伏已定。

却说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、花荣、秦明、吕方、郭盛上土坡等候。是夜，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，背上各带铁葫芦，于内藏着硫磺焰硝、烟火药料，各人俱执钩刀，铁扫帚，口内都衔芦哨。二更前后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高廉当先，驱领神兵前进，背后却带三十余骑，奔杀前来。离寨渐近，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，却早黑气冲天，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播土扬尘。三百神兵各取火种，去那葫芦口上点着，一声芦哨齐响，黑气中间，火光罩身，大刀阔斧，滚入寨里来。高埠处，公孙胜仗剑作法，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，只见那空寨中火起，火焰乱飞，上下通红，无路可出。四面伏兵齐起，围定寨栅，黑处偏见，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，都被杀在阵里。【余批】高廉乃倚这法为奇，被孙胜破之，此合体之数至矣。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奔走回城。背后一枝军马追赶将来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看看赶上，急叫得放下吊桥，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，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捉了去。【金批】独写林冲者，直为五狱楼下、白虎堂前、山神庙里吐气也。高廉退到城中，尽点百姓上城守护。高廉军马神兵被宋江、林冲杀个尽绝。【金批】大书宋江，以明主军；大书林冲，以志快活。笔法妙绝。

次日，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。高廉寻思：“我数年学得术法，不想今日被他破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。

写公孙胜功道法，只是一笔两笔，不肯出力铺张，是此书特特过人一筹处。（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回评）

此回独大书林冲战功者，正是高家清水公案，非浪笔漫书也。太史公曰：“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”不其然乎。（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回评）

写公孙破高廉，若使一阵便了，则不显公孙；然欲再持一日，又太张高廉。趁前篇劫寨一势，写作又来劫寨，因而便扫荡之。不轻不重，深得其宜矣。前劫寨是乘胜而来，后劫寨是因败而至；前后两番劫寨，以此为其分别。然作者其实以后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笔痕墨迹，如上卷论之详矣。（金圣叹：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回评）

柴王孙陷入虎穴，丹书铁券几不足为护身之符；梁山泊诸兄弟殚厥心力，而出之泥涂之中。其义气之重，千古无两，亦由王孙平日肯礼贤下士得来。（袁无涯：《出像评点忠义水浒传》回评）

急急修书二封，教去东昌寇州，“二处离此不远，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，教星夜起兵来接应。”差了两个帐前统制官，赍擎书信，放开西门，杀将出来，投西夺路去了。众将却待去追赶，吴用传令：“且放他出去，可以将计就计。”宋江问道：“军师如何作用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城中兵微将寡，所以他去求救。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，诈作救应军兵，【容批】只是那里知道他是两处求救么！于路混战，高廉必然开门助战，乘势一面取城，把高廉引入小路，必然擒获。”【余批】观吴用以此计取城救柴进，真可为一智师，不辱其位。宋江听了大喜，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枝军马，分作两路而来。

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，竟天价放火为号，城上只望救兵到来。过了数日，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，急忙报知。高廉听了，连忙披挂上城瞻望，只见两路人马，战尘蔽日，喊杀连天，冲奔前来，四面围城军马，四散奔走。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，尽点在城军马，大开城门，分头掩杀出去。

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，看见宋江引着花荣、秦明三骑马望小路而走。高廉引了人马急去追赶，急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，心中疑惑，便收转人马回来。两边锣响，左手下小温侯，右手下赛仁贵，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。高廉急夺路走时，部下军马折其大半，奔走脱得垓心时，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。举眼再看，无一处是救应军马，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，投山僻小路而走。行不到十里之外，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，当先拥出病尉迟，拦住去路，厉声高叫：“我等你多时！好好下马受缚！”高廉引军便回，背后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，当先马却是美髯公。两头夹攻将来，四面截了去路，高廉只得弃了马，却走上山。那四下里部军一齐赶上山去。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驾一片黑云，冉冉腾空，直上山顶。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，见了，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将剑望上一指，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。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，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。

雷横提了首级，都下山来，先使人去飞报主帅。宋江已知杀了高廉，收军进高唐州城内，先传下将令，休得伤害百姓；一面出榜安民，秋毫无犯；【金批】看他写宋江此来，本是救柴进，却反将救柴进作第二句，将假仁义陡然翻作第一句，以表江之权术，真有大过人者，为诸盗之魁也。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。那时当牢节级、押狱禁子，已都走了，止有三五十个罪囚，尽数开了枷锁释放，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，【金批】不见柴进，第一跌。宋江心中忧闷。寻到一处监房内，却监着柴皇城一家老小；又一座牢内，监着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，同监在彼，【袁批】补法兼省法，有意思。为是连日厮杀，未曾取问发落。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。【袁批】风已平息，复生波澜，既显高廉凶

恶，亦了李逵因果。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蔡子跟问时，数内有一个禀道：“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。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，专一牢固监守柴进，不得有失。又分付道：‘但有凶吉，你可便下手。’”【袁批】事后虚补，妙。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。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，不忍下手，只推道：‘本人病至八分，不必下手。’后又催并得紧，小人回称：‘柴进已死。’因是连日厮杀，知府不闲，小人却恐他差人下来看视，必见罪责，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，开了枷锁，堆放里面躲避，如今不知存亡。”

宋江听了，慌忙着蔺仁引入。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，见里面黑洞洞地，不知多少深浅。上面叫时，那得人应。把索子放下去探时，约有八九丈深。【金批】先写枯井，便衬出李逵舍身下探之忠勇，妙笔。宋江道：“柴大官人眼见得都是没了！”宋江垂泪。吴学究道：“主帅且休烦恼。谁人敢下去探望一遭，便见有无。”说犹未了，转过黑旋风李逵来，大叫道：“等我下去！”【余批】宋江言要一人下井，李逵便以允诺，此处见李逵有报恩之心。宋江道：“正好。当初也是你送了他，今日正宜报本。”李逵笑道：“我下去不怕，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！”吴学究道：“你却也忒奸猾！”【容批】此处把李大哥说坏了。李大哥是个忠义汉子，况柴进事体又是他惹出来的，此时一民要救柴大官人，自然死亦不顾，那得工夫说闲话，不像不像。且取一个大蔑箩，把索子络了，接长索头，扎起一个架子，把索挂在上边。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手拿两把板斧，【容批】要他何用？坐在箩里，却放下井里去。

索上缚两个铜铃。渐渐放到底下，李逵却从箩里爬将出来，去井底下摸时，摸着一堆，却是骸骨。李逵道：“爷娘，甚鸟东西在这里！”又去这边摸时，底下湿漉漉的，没下脚处。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，两手去摸底下，四边却宽。一摸摸着一个人，做一堆儿蹲在水坑里。李逵叫一声：“柴大官人！”那里见动，【金批】入监不见柴进是第一跌，下井摸着骸骨是第二跌，摸着叫唤不应是第三跌。此书之妙，莫妙于逐步作跌，而俗子偏学科诂以为奇也。把手去摸时，只觉口内微微声唤。李逵道：“谢天地，恁地时，还有救性！”随即爬在箩里，摇动铜铃。众人扯将上来，却只李逵一个，备细说了下面的事。宋江道：“你可再下去，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，先发上来，却再放箩下来取你。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不知，我去蓟州着了两道儿，今番休撞第三遍。”【金批】两番写李逵奸猾，忽翻出下文发喊大叫来，妙文随手而成，正不知有意得之，无意得之也。宋江笑道：“我如何肯弄你！你快下去。”

李逵只得再坐箩里，又下井去。【金批】写李逵好奇，故肯下去；又奸猾，故不肯下去。妙人妙绝处，全在只得二字。到得底下，李逵爬出箩去，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，摇动索上铜铃。上面听得，早扯起来到上面，众人大喜。及见柴进头破额裂，两腿皮肉打烂，眼目略开又

逵杀天锡，致柴进身系囚圉；今者高唐破，高廉死，从井救之，云报也。独计高廉欲杀柴进，必不肯迟以时日，何付托蔺仁听其或生或死，而不之问乎？况蔺仁既投井中矣，又安能久延残喘，以听李逵之手援？小说荒唐，此其一。（王望如：《评论出像水浒传》回评）